

WU SUO
BU NENG
DE JING
TAN

〔法国〕帕特里克·波诺 著

戴怀南 译

无所不能的
警探

——科技与犯罪的较量



解放军出版社

无所不能的警探

—— 科技与犯罪的较量

戴怀南 译 / 解放军出版社

Patrick Pesnot
Les Détectives de L' impossible

©by Éditions Denoël, 1999

本书由法国德诺埃尔出版社转让中译本版权,由广西万达
版权代理公司代理。版权登记(图字)军 20010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所不能的警探/(法)帕特里克·波诺著;戴怀南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ISBN 7-5065-4186-6

I. 无… II. ①波…②戴… III. 纪实文学-法国
-现代 IV. 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1859 号

书 名: 无所不能的警探——科技与犯罪的较量

著 者: [法]帕特里克·波诺

翻译者: 戴怀南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印刷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65-4186-6/I·572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调换)

定价:16.00 元

目 录

1	引 文	断头台与科学
5	第 一 章	鉴别身份的奥秘
12	第 二 章	指纹鉴别技术的胜利
19	第 三 章	日新月异的侦察技术
30	第 四 章	古非先生的旅行箱
38	第 五 章	死者的牙齿
45	第 六 章	牙齿的背叛
53	第 七 章	独一无二的凶器
62	第 八 章	飘忽不定的弹道
70	第 九 章	弹道的秘密
75	第 十 章	弹道学:对各种可能性的想像
82	第 十 一 章	死亡走廊

89	第 十 二 章	血检历程
95	第 十 三 章	解开溺水死亡之谜
107	第 十 四 章	透明的毒药
116	第 十 五 章	灰烬下的真相
124	第 十 六 章	重塑面孔
132	第 十 七 章	崭露头脚的 DNA
140	第 十 八 章	前途无量的技术
148	第 十 九 章	追查强奸犯
157	第 二 十 章	有罪与无辜
164	第 二 十 一 章	DNA 与历史
171	第 二 十 二 章	两起无尸案
178	尾 声	科学的进步与局限

引 文

断头台与科学

1974年6月5日,小女孩玛莉·多勒莱斯·朗波拉的尸体在离马赛几公里的地方被发现。尸体覆盖着松枝,身上有15处刀伤。警方经调查,当天就拘捕了21岁的男青年克里司蒂安·拉努齐,因他驾驶的标致304两厢轿车曾被发现到过案发现场。疑犯很快供认当时让小女孩上了他的车,但他马上又翻了供。

在他汽车的行李厢里侦探发现一根金黄色头发和一条带血的裤子。有人看见他在案发后不久到过一一个养殖蘑菇的废弃矿井,就离警察发现玛莉·多勒莱斯尸体的树丛不远。

几天后警察搜查了这个矿井,找到一把刀子和一件藏在几块木板后的红毛衣。埃克斯-昂-普罗望斯刑事法庭宣判克里司蒂安·拉努齐有罪并于1976年3月9日判处其死刑,同年7月29日执行。

基勒·贝罗根据拉努齐案件出版了《红毛衣》^①一书,书中极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刑警在侦破此案时调查严重不足。这本书问世后,

^①《红毛衣》,拉姆赛出版社1978年出版。

拉努齐案件也被称为“红毛衣”。

真正的技术侦察应该为诉讼和澄清事实提供可靠的证据。各类技术手段都应提供确定罪行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但可惜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人员素质不高。等到警方下一个著名的败笔维尔明案件时，政府才终于作出了反应^①。

20年后，让我们列举一下拉努齐案件中的侦破错误：

发现小女孩的尸体后，案发现场的确认和分析取样的工作都不深入。比如覆盖尸体的树枝可以提供相当有价值的情况。这些松枝是纤维的最好载体，可能刮到罪犯的衣服或者沾上灰尘和毛发……

简单的尸检之外，对尸体的更仔细的探查可以找到其他重要信息。可惜警察并未如此认真，比如指甲缝就可能提供很多线索，因罪犯施暴时，小女孩也许抓过罪犯。在她的指甲缝里，有可能发现罪犯的衣服纤维、血迹或毛发。

另一个错误是在让小女孩的父亲认尸之前，警察为了使小女孩看起来体面一些，擦去了她脸上的血迹，可并没有提取血样。也许就在这血迹中混有罪犯的血液。

同时，由于警察没有怀疑小女孩带血的衣服上会有别人的血液，他们根本就沒化验衣服上的血迹。

拉努齐汽车中的金色卷发被武断地判定为玛莉·多勒莱斯所有。这种毫无根据的推论已成家常便饭。一个简单的显微镜检查就可以看出这根头发是自然脱落还是被剪断或被揪下。根据对头发表面和鳞片上灰尘的研究，专家可以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这根头发是否在发现尸体的地方呆过？在这种情况下，凶手应该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携带这根头发。但是如果这根头发在小女孩被带去谋杀现场之

^① 1985年，法国内政部长皮埃尔·约克斯组建麾下科技警察部门。稍后，国防部推进了国家宪兵的科技手段现代化(组建了 IRCGN，国家宪兵犯罪研究院)。

前就已经在汽车里,拉努齐就是无辜的。

另外很遗憾的是拉努齐的汽车被扣后很长时间才被仔细地检查。在检查前,甚至有好几个警察曾驾驶过这辆车去尼斯和马赛警察局。在如此重大案件中,所有痕迹都应优先回答这个问题:小女孩到底上没上疑犯的汽车?由于专家仅做了部分取样,小女孩在汽车中的物证始终没有找到。

宪兵在养蘑菇的旧矿井一发现那把疑为凶器的带开关凹槽的刀,就把它打开了。他们常人的好奇心也使后来从这刀上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这件武器是否在凶杀现场出现?凶手用完凶器后如何处理了凶器?这么多问题都因为仓促定罪而没有答案。

最后就是那件颇费笔墨大加渲染的红毛衣。它并未被仔细研究。侦探只看到上面没有霉斑:这只能说明它在矿井中的时间不长,仅此而已。血迹和污迹的显微镜检测根本没做,更谈不上分析了。细致的检测可以了解这件毛衣到底离案发现场有多远,或许拉努齐那天只是因汽车抛锚而偶尔到过种蘑菇的矿井。

所有这些失职都反衬出严肃调查案件的重要性,尤其是当人命关天的时候。

本书以下的记叙展示了一门诞生仅一个世纪的新兴科学。这门科学很奇特,是由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作为开端的。柯南·道尔博士以一个拿着放大镜、富有创造力的人物展示了结束轻信供词的时代有多么重要。从此,警察就是科学的警察,推理战胜武断和直觉,证据战胜谎言和伪证。侦探已离不开科技人员的合作,这种合作是充满激情和争吵的。各类案件都需要科学的侦破。各类穿白大褂的人,如医生、化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专家越来越成为警探不可或缺的助手。他们的操作、探索、发现,甚至他们的错误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各个最为轰动大案的组成部分。

科学首先在 19 世纪被一些伟大的法医们接纳为侦破案件的手段,如奥尔非拉、卡斯皮、德维吉,当然还有拉加萨聂,这些犯罪学专家再也离不开侦破舞台了。借助化学、物理学等尖端科学的进步和各类精密的科技手段,几乎无所不能的身份鉴别工作极大地抑制了罪犯凶残杀戮的本能。

第一章

鉴别身份的奥秘

被保安局逮捕的罪犯叫杜蓬，他与其他 5 个轻重罪犯在奥尔费福河岸的警局办公室一字排开。这一天是 1883 年 2 月 20 日，他面前是一个留两边上翘胡子的年轻人，脸色苍白，看起来心事重重。稍远处，书记员手拿鹅毛笔坐在办公桌后边等待。一个本城的巡警靠在门边，他刚给这个叫杜蓬的罪犯打开手铐。屋外，天已经黑了，一个二月的阴雨之夜。

“把鞋脱掉，站到身高器下边！”

杜蓬照做。表情忧郁的年轻人靠近仔细打量一下眼前的嫌犯，感觉以前见过他，可能就在这个警局。杜蓬则以嘲笑回敬年轻人的目光。年轻人压下身高器的标尺，报出身高：“1.68 米。”

记录员在卡片上记下了这个数字。嫌犯被命令坐在凳子上。年轻人使用圆规测出他的头部长宽尺寸。记录员细心地记下“175mm，156mm”。年轻人继续测量，他抓起杜蓬的手，用游标卡尺测量他的拇指、中指、小指……他始终觉得见过这个人，情绪亢奋地继续工作。

这位年轻人名叫阿尔封斯·贝尔迪雍，他只剩 8 天的时间来证

Wu Suo Bu Neng De Jing Tan

明他发明的人体测量法的有效性。这是一项还没有任何警察相信的新技术。警察局长被他说服,给他3个月时间,让他试试。如果成功,这个方法将用作惯犯身份的司法鉴定。年轻人的想法被允许实验还多亏了他的父亲路易·阿道夫·贝尔迪雍,一个著名的医生和人类学家,他利用关系为儿子走了后门。

年轻的贝尔迪雍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学者。但他学业失败,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他靠着父亲的关系,4年前开始在警局工作,当记录员。日复一日,他的工作就是记录保安局侦探口述的罪犯资料。这些罪犯特征材料让他看来毫无价值,因为过于笼统和没有条理。这种方法来自著名的维克多警官的发明,仅凭简单观察和印象记录罪犯特征。很多被控罪的疑犯显然有前科,虽然有存档照片,但还是因为没被认出而漏网。年轻的贝尔迪雍希望有一种更科学的方法,比仅有笼统印象的传统做法更严谨。尽管同事们嘲笑他,他还是在疑犯进行身份识别拍照时量取他们的身体数据。他详细记录身高、颅骨周长和肢体长度。很快他发现偶尔有两个人的记录有些相同点,但从未有过所有记录都一致的情况,记录的数据越多,混淆的机会就越小。贝尔迪雍终于发现了准确而科学的人体测量方法,这种用于身份识别的方法后来被称为贝氏测量法。当时还是助手的贝尔迪雍尽力劝说局领导采纳他的方法,但大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很长时间以后,一位新局长上任,在年轻人父亲的极力推荐下,这位新局长终于屈尊听取了贝尔迪雍的方法。他以杜蓬的案件最终证明了这一技术。当时他扑向花了12周时间准备出来的1800多张卡片,用一种很简单的金字塔的方法加以归类。装满了3个大纸箱的卡片首先包括颅骨周长、颅骨宽度,这两项数据可以淘汰大部分疑犯。第三项数据更细致一些,然后依此类推。贝尔迪雍很快发现他手头杜蓬的资料与一个真名叫马丁的轻罪犯相符。他在两个月前记录了这个罪犯的数据。杜蓬这次因为偷窃瓶子而被捕,他一直说警察认错了人。是贝

尔迪雍使他原形毕露。

靠在门边的巡警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方法简直太神奇了。贝尔迪雍这时离局长给的最后期限就差8天，他终于成功了！新局长还要求他下工夫完善这个新技术。一个月后他辨认出又一个使用假名的惯犯，年底时他的成功记录已经达到26个。他的档案还在不断膨胀，仅1884年一年他就查清了300名惯犯的身份。再也没有任何同事敢嘲笑这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了。这时全国的警察局和监狱都引进了贝氏测量法，贝尔迪雍也一夜成名。这个不同凡响的助手成了专门为他而设立的司法身份鉴别处主任。不久后他的名字又传遍了整个欧洲。

1891年“五一”那天，二十几个无政府主义者打着一面红旗在克里希镇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和社会。治安警察突然出现，开始了武力镇压。打斗中有人开枪，3个示威者被捕。同年8月28日，议员博努阿主持的塞纳省法院，在白路检察官的监督下，特别严判3人3至5年有期徒刑。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贝纳尔大叔报》对法官们大肆攻击。

9个月后，巴黎圣日尔曼大街发生强烈爆炸，136号楼被彻底摧毁。而议员博努阿先生就住在这幢楼的4层，幸亏当时他在外边用晚餐。警察在瓦砾中找到了炸弹碎片，立即判定此案与无政府主义者有关并迅速展开调查。根据线人举报，三男一女被逮捕。他们似乎参与了这起爆炸案的准备，但名叫勒日的主犯逃脱了追捕。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使警察知道主犯还常用“拉瓦绍尔”的名字。调查工作重点在圣太田地区展开，因为这里有个叫“拉瓦绍尔”的惯犯，他的真名叫克尼格斯坦，他被怀疑参与数起大案，是一名荷兰工人的儿子，曾当过印染工，被怀疑抢劫并勒死福尔兹市的一位老人，用锤子砸死两个圣太田市的老太太，她们是一家五金店的老板。他还挖过一名女公爵的墓，盗走里边的随葬珠宝。这个惯犯曾被捕，后成功逃脱了。

前不久他因一桩盗窃案被带到警局讯问，同时接受了贝氏测量法的测量，留下了详细的数据。警察知道他的身高、胸围、臂长、脚长、手指和耳朵长度，还知道他左拇指旁有个胎记。报纸透露了这个胎记。贝尔迪雍根据圣太田警方的数据记录，很快认定这个极少被捕的罪犯的身份。此案关系重大，如果在圣日尔曼大街放置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杀人犯拉瓦绍尔，警方需要证据以便对这一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理想主义者和刑事重罪犯提出起诉。

一个星期后，3月18日，一个烈性雷管在巴黎罗波军营爆炸。紧接着，27日，星期天，白路检察官居住的克里希街39号发生爆炸，数人受伤，白路先生有幸毫发无损。这时整个巴黎都笼罩在恐怖之中。

克里希街的爆炸发生2小时后，一个穿礼服的男人走进玛让塔大街的维莉餐馆，滔滔不绝地向用餐的客人推销无政府主义观点。突然他得意地告诉大家，克里希大街的一幢住满“肮脏的资产阶级”的楼房刚被炸掉。第二天，曾注意过这位高谈阔论的食客的餐馆侍者雷罗，从报纸上看到了爆炸的消息。这就奇怪了，昨天在此午餐的客人怎么在爆炸后2小时就得到了消息？3天后，这位穿礼服的客人又来到维莉餐馆，雷罗仔细观察这位客人，发现他的左手拇指有个胎记。他立即叫老板去最近的警察局报告。德列施警官带4位巡警很快赶到，这时穿礼服的男人刚结完账。他正要出门时，一眼看到警察，就迅速从兜里掏出手枪。警察立即向他开枪，经过激烈枪战，终于将他制服。他不断高呼：“无政府主义万岁！”

在被带到贝尔迪雍的办公室后，此人拒绝让警察拍照和测量身体。可第二天他改变了态度，贝尔迪雍详细记录了此人的各项数据，发现每个身体部位的数值都与圣太田的档案相符。这名疑犯正是警察追捕了很久的3次谋杀案的元凶。在他位于圣芒德的家中，警察搜出炸药、撬锁工具、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手册和造假硬币的材料。

为平息民愤，政府决定尽快审判拉瓦绍尔，将第一次开庭的时



间定在1892年4月28日。可在4月25日,维莉餐馆发生爆炸案,餐馆老板和一名顾客被杀。拉瓦绍尔还是“拉瓦绍尔”吗?贝尔迪雍毫不犹豫地认定身体测量法不会撒谎,被逮捕的人肯定就是拉瓦绍尔。这起餐馆爆炸案的凶手是拉瓦绍尔的同伙。

拉瓦绍尔把法庭变成反社会的舞台,穷凶极恶,虚张声势,他的即席发言给旁听者留下很深的印象。法庭判决拉瓦绍尔做苦役:法官们因被恐吓而不敢判他死刑。

同年6月,他被另一个法庭——卢瓦尔省刑事法庭审判。这位外貌平庸的“英雄”此时蓬头垢面,没有获得任何怜悯,被判处死刑,于7月11日上了断头台。他最后疯狂地叫喊:“你们这帮臭猪!”刽子手把他按在断头台上,刀刃迅即落下。

然而第三共和国对付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还远未结束。正相反,对拉瓦绍尔的判决引发了一系列一个比一个猛烈的爆炸案。无政府主义成了一个神话,人们用资产阶级革命歌曲的调子唱《拉瓦绍尔之歌》。与此同时,贝尔迪雍的名声也越过了国界,世界各地的警察代表云集巴黎,向他学习贝氏人体测量法。此方法在全球迅速普及。

可惜这时的贝尔迪雍粗暴而多疑,不珍惜名望,开始忘记科学的严谨,胆大妄为起来,在著名的德利非斯案件的鉴定中犯下令人遗憾的错误。他一直拒绝承认这个错误,这使他辉煌的事业结局黯淡。此时,人体测量法也走向没落,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身份鉴别技术。

19世纪下半叶,威廉·海歇尔出任英国驻英属印度行政官员。他经常与当地商人签合同并负责向退伍的印度士兵发放补贴。工作中他发现有人在签完合同后不认账,还有人企图骗领补贴。商人可以拒不承认合同上的签名,退伍士兵可以假冒他人冒领多份补贴。海歇尔很气恼,琢磨怎样才能分辨这些对他来说相貌都一样的印度人。中国商人在签合同同时不是都按手印吗?对!这肯定是个办法。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个鉴别身份的重要手段,只是想让商人和退伍

士兵每次都在他们签字的文件上留下手印。这名英国官员只想让印度土著意识到他们在纸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个做法很成功，企图欺骗他的人明显减少。然而以后的事情表明这仅仅是个开端。

出于好奇，海歇尔仔细观察了一些指纹，发现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指纹。他利用这个发现识破了一些企图冒名顶替的诡计。几年后，他积累了很多经验，发现了上千条指纹线，还惊奇地发现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也不随年龄增加而改变。他使用给指纹类型归类的方法建立在押犯人的指纹档案，彻底解决了监狱内身份混淆不清的难题，惯犯终于被彻底识别。1877年海歇尔确信指纹的发现意义重大，给班加爾市监狱长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陈述了指纹的惟一性，提取犯人的指纹可拆穿任何冒名顶替的企图，并可鉴别曾被司法判决的人员。指纹鉴定法可以轻易揭穿骗局，辨认拒不开口的和已死亡罪犯的身份。

此时，贝尔迪雍的研究刚起步，海歇尔并不了解他的法国同行正进行相似的研究。班加爾市监狱长看了海歇尔的报告，怀疑他脑子有问题！

一名叫福尔兹的苏格兰医生这时也对指纹产生兴趣。当时他在一家日本医院行医，发现日本人和中国人常在一些文件上按手印，于是决定大量搜集指纹。和海歇尔一样，他很快就发现由于惟一性和终生不变性，指纹用于身份鉴别绝对准确。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发现，警察找他帮忙。一个人室盗窃犯在作案现场的白墙上留下了几个黑手印。根据线索，警方拘捕了一名嫌犯。福尔兹将他的指纹与现场指纹对比，证明他是无辜的。不久，又一名疑犯被捕，此人的指纹与案发现场指纹完全吻合。初战告捷，警方再请福尔兹协助调查另一个盗窃案件。现场发现一个沾有指纹的杯子。经过仔细分析，他断定这些指纹并非油渍或污渍，而是罪犯自己的皮脂分泌物。他偶然想到

将杯上指纹与他搜集的其它指纹进行对比，意外发现与几个月前一个被盗住宅中提取的指纹吻合，小偷很快招认那起案子也是他所为。

1880年，福尔兹在英国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他的成果。他呼吁英国警方对此给予充分重视，可无人响应他的伟大发明。他和海歇尔一样不被人理解。而海歇尔看过《自然》杂志后，写信要求杂志公布自己才是这项发明的拥有者。

可惜福尔兹的文章和海歇尔的信同样石沉大海。直到有一天，进化论的创始者达尔文的表兄使指纹检测成为警方破案的重要手段，并使大家逐渐淡忘了贝氏人体测量法。



第二章

指纹鉴别技术的胜利

福朗希斯·加尔顿为人热情，酷爱旅行，富有严谨的科学精神。他的才华曾被物种起源的创始人、表兄达尔文的成功所掩盖。为用实验的方法从更深的层次证明达尔文主义学说，他开始研究人类遗传现象。以贝尔迪雍为榜样，他建立了人体测量实验室，搜集大量的现代人数据，测量对象包括男女老少。

1888年，为准备在英国皇家研究院作有关人体测量的报告，他到巴黎拜会了贝尔迪雍。贝尔迪雍从不讨厌亲自操作他的伟大发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加尔顿，并详细演示了贝氏测量法。此时知识渊博的加尔顿感到身份鉴别问题很新鲜也很重要。回到伦敦后他一直在思考，突然回忆起多年前的一份《自然》杂志探讨过这个问题，好像是以指纹鉴别身份。为把报告准备得更充分，他要研究指纹在身份鉴别中起到的作用。《自然》杂志社为他找到曾出版海歇尔的信的那期杂志。此时海歇尔已经彻底离开印度，在英国定居。加尔顿立即与他取得联系。海歇尔看到自己的发现还有一丝希望被人们所承认，便毫不迟疑地把积累的几千份材料和研究报告交给加尔顿，与他携手研究。加尔顿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投入了对指纹的研究，他的